

中國天主  
主教史  
人物傳

上方豪著



中華書局

中國天

主教史

人物傳

上方豪著

中華書局

本書據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臺中光啟出版社一九七〇年九月再版影印。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全三冊)

方豪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1/32·33 5/8 印張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冊

統一書號: 11018·1505 定價: 18.20元

---

ISBN 7—101—00233—1 /K·100

## 寫在前面

一直有人勸我寫一部中國天主教史，我自己的確也蓄過這樣一個志願，並且也曾搜集了不少資料，經歷了三四十年，可是，這是天主的聖意，天主賞的，天主也可以收回去，我能說我「生不逢辰」嗎？事實上，我的資料，散失在杭州、金華、昆明、重慶、北平、上海……現在，我已沒有了這樣的雄心，我也不作這樣一個計劃了。

唯一可以代表我的部分中國天主教史的，是我到臺灣以後所編寫的中西交通史，其中唐宋景教部分列於第二冊，元代的也里可溫或稱十字教部分是在第三冊；第四五兩冊完全是明末清初天

天主教士介紹西洋學術和傳教的經過，祇是前者較詳，後者較略而已。

公教報徐誠斌神父也是近年催促我寫中國天主教史最力的一個，我一直在迴避着，因為我知道沒有好材料是做不出好菜的。

現在我想出了一個比較適合報章讀者口味的辦法，就是從中國天主教史上取出若干人，每人替他寫一篇小傳，作為敘述的中心，這樣，從人物的活動中窺見當時教會的活動情形。但是，在一個主要的人物中，同時也可旁及到別的幾個人，務使以人為經，以史事為緯；史以人顯，人以史傳，或許也比較不枯燥些。

我之所以取名為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而不取名為「中國天主教人物傳」，可見我重在「史」字。凡是對中國天主教史有重要關係的人，雖不屬於天主教正宗，也是我筆下的對象。就如唐元時代的景教，在西方當時是目為異端的，可是在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漢文文獻中，却沒有一絲不合我們教義的。何況已故教宗若望第二十三世和今教宗保祿第六世，已改稱一切脫離天主教會的人士為「分袂的弟兄」或「離家的弟兄」，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稱揚他們遠來傳播福音的功績呢？至少，他們為我們鋪了路。

其實，這也不是我創始的，蕭靜山的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德禮賢（P. M. D'Elia）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徐宗澤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都提到他們。那末，最先到中國來的基督教傳教

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他既然首先根據我們的聖經譯本，改編成基督教第一部漢文聖經，不是他，我們那部漢文聖經恐怕直到今天還躺在不列顛博物院而被埋沒，那末，對於這樣一個有功於我們文獻的人，爲什麼不應該受我們的注意和重視？

當然，爲了報上版面的限制，爲了是按期發表，我們是不能暢所欲言的，所以對於很多偉人的事蹟，我們無法作詳細的敘述，只希望能將他的重要行誼和對教會的重大貢獻，向讀者交代清楚。許多外國人名、書名等原名，在一本書中，應只註一次；但在報上發表時，有時不得不重複出現，現在集爲一書，仍難免有此現象，也要請讀者鑒諒。如果讀者有寶貴的意見，請隨時寄公教報轉，作者是萬分歡迎和感激的。

至於重要的徵引和參考書目，我想到最後一冊出版時，一併列在書後，第一冊暫時就省略了。

# 目 錄

寫在前面	一
聖多默宗徒的傳說	一
阿羅本	四
景淨	七
阿羅憾	一三
柏郎嘉賓	一六

目錄

羅伯魯	一九
馬可波羅	二三
孟高維諾	二六
和德理	二九
馬黎諾里	三二
馬薛里吉思	三六
馬祖常	四一
趙世延	四七
闊里吉思	五〇
雅琥	五五
方濟各沙勿畧	五八
羅明堅	六五
利瑪竇	七二
高母羨	八三
鍾鳴仁、鍾鳴禮、黃明沙	八九
郭居靜	九三



龍華民	九六
徐光啓	九九
李之藻	一一二
楊廷筠	一二五
龐迪我	一三九
高一志即王豐肅、王一元	一四七
李應試	一五六
鄂本篤	一六二
游文輝、徐必登、丘良稟、丘良厚、石宏基、倪雅谷	一六六
熊三拔	一六九
陽瑪諾	一七三
羅儒望	一七六
金尼閣	一七九
艾儒畧	一八五
畢方濟	一九八
傅汎際	二〇八

目錄

鄧玉函	二一六
王徵	二二六
孫元化	二三四
金聲	二四〇
陳于階	二四七
韓霖、韓雲、韓霞	二五三
張賡、張識、李九標、李九功、李嗣玄、陳克寬、林一儁	二五九
潘師孔、蘇負英	二六八
段袞、段襲、段辰、韓嬖	二七一
瞿汝夔、瞿式穀、瞿式耜	二七四
焦璉、丁魁楚、龐天壽	二八四
王太后、馬太后、王后、皇子慈烜	二九四
瞿安德	三〇二
卜彌格	三〇五
鄭芝龍	三一二
利畸	三一七

## 聖多默宗徒的傳說

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宗教，都有一些信徒喜歡把故鄉的本教的歷史，拉得愈古愈好，這是人情之常，但有時却離史實太遠。

近年我國的一些佛教徒和考古學家，已有主張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不得」便是「佛陀」或「吠陀」或「浮屠」，而認為佛教在秦代已傳入我國。

我國回教徒大多相信首先到中國傳佈回教的是謨罕默德的舅父或他的門徒。

日本的基督教徒還相信默示錄七章二節所稱「日出之地」是指日本。

西班牙人選相信耶穌到過巴塞羅納。

我國的猶太教舊稱「賜樂業」（即以色列），在開封有寺，寺內有三碑：康熙碑說猶太教周時已傳入我國；正德碑說是漢朝；弘治碑說是宋朝。

古代的聖經學家如：阿黎雅（Arius M.）、阿拉比德（Alapide）、傑式尼（Gesenius）等都主張依撒意亞書四九章十二節所說「息寧」（原文：「看啊！有些來自遠方，有些來自北方和西方，還有些來自息寧。」）是指中國，因為「息寧」原文是 Simin，尾聲 in 是希伯來文的雙數，主要部分是 Sin，那是「秦」的轉音，印度和波斯稱中國為「支那」（Sina, China, Thina, Jina），都由「秦」而來。高內利（Cornelius a lapide）也附和此說。

近年更有些基督教徒相信三王（三博士）是從中國去的，引證也很繁博，這裏不能不從略。還有人推算漢代劉向卒於公元前四年，而耶穌降生大約是在公元前六年；劉向是善觀星宿的天文家，於是猜想到劉向當年在長安看見異星後，曾往猶太朝拜耶穌，回國後去世。這樣的冥思窮索，熱誠可嘉，但證據貧乏，可靠性很薄弱。

其它如說「船」字含有諾厄方「舟」保存一家「八口」的意義；易經「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以至人既可解為聖人，至日亦可解為聖日，即安息日，殊不知詩經「谷風」：「方之舟之」句，傳曰：「舟，船也」；疏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可見「船」字是後起

的。方言說：「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據說文：船、鉛、沿等字都從舟聲。而至日乃指長至日，即冬至日，亦早已成爲定論。

在許多傳說中，耶穌十二宗徒之一聖多默（S. Thomas Apostolus），會到中國之說，最爲人所樂道。早年的一些西洋傳教士在佛教中找到了禪宗初祖達磨（亦作摩），音和多默相似，便疑爲一人；豈知達磨原文作菩提達磨（Bodhidharma）乃梁武帝時到我國的一位印度和尚，釋氏稽古略說在普通元年（五二〇）、傳燈錄說是普通七年（五二六）、佛祖統紀和佛祖歷代通載說是大通元年（五二七），可見他比多默要晚五世紀；何況續高僧傳又說他是宋代到中國的。

早期又有些西洋人，且在中國寺廟所供五百羅漢中，發見有捲髮、深目、高鼻的像，便指爲多默。其實，佛教高僧來自印度的很多，印度屬於印歐民族，所以有那些面型；何況我國佛教藝術，淵源於健陀羅（Gandhara）派，即希臘與佛教混合藝術，亦稱爲印度希臘藝術，因爲印度曾經有過希臘王朝（前一七五——九三），而大月氏和大夏又都受過希臘文化影響。所以羅漢中有類似猶太人或西方人的像，不足爲奇。

較強的證據，也不過在加爾代（Chaldea）教會的古祈禱文中，找到了求聖多默感化印度人和支那人信主的詞句而已，也是不够證實多默到過中國的。

## 阿羅本

由於中西交通，在漢朝時已局部打通；所以在天主教未傳入我國之前，天主教的習俗、儀式等，已有一二被我國人傳開了。譬如杜環在唐玄宗天寶十年（七五一）曾跟高仙芝從征於但邏斯河，爲大食人所俘，留居十年，寫了一部經行記，現在通典大秦傳裏還保存有採引的原文：「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這是指主日停止勞工而言。時在八世紀中。

但真正把天主教基本教義介紹到我國來的，却要算景教。而第一個正式來華的景教教士是阿

羅本。

先說景教是什麼教？

景教在我國又譯爲聶思託里教；聶思託里（Nestorius）是敘利亞人，原任安底奧基亞城隱修院院長；四二八年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對於天主聖子降生爲人，有不同於天主教傳統的見解。我們相信聖母所生的是天主降生爲人，是一個耶穌；他認爲只是天主聖子結合於聖母所生的人，因此耶穌有了兩個主體。從此他成了我們「分袂的弟兄」。

今天我們研究中國景教歷史的第一號文獻，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明天啓三年或五年（一六二三或一六二五）在西安城外五里崇仁寺出土；或說原在藍屋。

碑文說景教傳入我國是在唐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五），所以在立碑之前已有一百四十六年歷史。那年有景教「上德」名阿羅本的，到了長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齡到西郊去歡迎，一直進入宮內。在皇宮裏「問道」，在「書殿」裏「翻經」。三年後，由皇帝下詔，說這個教對於社會和世道人心都有裨益，應該讓它在天下通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並在義寧坊造一所大秦寺，寺裏住有二十一位教士。

看這情形，貞觀九年以前，阿羅本必定在長安以西，中國邊境上，早就展開傳教活動，並且

一定是很有成就，深爲人民悅服，然後有人報告太宗，纔會有那樣隆重的接待。就像利瑪竇到北京之前，在澳門、廣東、江西、江蘇等處，先盤桓了二十餘年（據艾儒略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

景教碑已經把我們重要的教義完全介紹過來，如：天主自有（先先而無元）、三位一體（三一妙身）、創造宇宙（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先造萬物，後造原祖（匠成萬物，然立初人）、人性本善（素蕩之心，本無希嗜）、魔鬼引誘原祖（娑彈施妄）、聖子降生（三一分身）、救世主名默西亞（景尊彌施訶）、童貞聖母誕生耶穌，天使歡歌（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東方博士來朝（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貢）、救贖（開生滅死，棹慈航以登明宮）、耶穌升天（亭午昇真）、新約二十七卷（經留廿七部）、領洗赦原罪（法浴水風，滌浮華以潔虛白）、十字是教友聖號（印持十字）、教士一日分七時誦念日課（七時禮讚，大庇存亡）、每七日行一次祭禮，整潔自己的靈魂（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等等。

阿羅本的貢獻是很大的。但關於他的記載太少；景教碑以外，只有光緒三十四年，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發現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也提到「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屆於中夏，並奏上本音。……」高宗時（六五〇——六八三）曾被封爲「鎮國大法主」。宋人宋敏求《長安志裏》，已訛爲「阿羅斯」，且僅稱「胡僧」。



## 景 淨

據景教碑，景教公開傳入我國，即景教大德阿羅本，由唐太宗特派儀隊，隆重迎入首都，是在貞觀九年（六三五）；在此以前必有一段準備時期，可稱之爲半公開或祕密傳習時期，這一時期，我們姑假定爲二十年，那應該是在隋末，或再縮短爲與唐朝同開始，也當在公元六一八年。

唐朝景教的遭禁，大約是在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是年七月、八月都有上諭，第一諭說：「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如外國人，送還